

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卷三

武林道士楷傳考學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求饑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手髑髏深喟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為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戀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腐齋云髑髏然虛而堅固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慮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

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賢之
因病拖割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
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
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忤
化而增感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
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而
王樂邪陳碧虛名此章為兩謬所以破
二見之感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為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鰈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異以夫說
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保
達而福持

郭註內求不得將來於外合內求外非惑
如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
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
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衝城室穴之殊器
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
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
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
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
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
與過與則不持矣
疑獨註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

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
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楮
盛金囊纒井索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
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
然而已彼將內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
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
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于廟
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
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
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

因適變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為浮名
義設於適者不為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
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
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詎
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猶齊侯之感皇道
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
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
禍去而不免矣
庸齋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

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衍出一段說話壇讀同灑水中沙灑地也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楮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易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適而莫強是皆得之於造物無密蓋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感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悲此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為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

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鴈腰撻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歟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陸得水土之際則為蕙墳之衣生於陵也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樓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蟠蟠其葉為胡蝶胡蝶脊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拔鵲拔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獸皆為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斲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歡養之實未有定在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陸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鴈腰何知也剗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長於死乎子果

歟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陸與墳衣陵鳥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也而其生各不同鳥足蟠蟠胡蝶與陵也亦一種也或得鬱樓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鵲拔乾餘骨斯彌食醯願輅與脊亦一種也或以窻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輅之於九獸替為之於腐蠹羊奚之於不斲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自有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鴈腰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陸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陸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墳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嘗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為形為形為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歎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願養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固為遺類水匪著言如來乃科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島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坳化為百合也鬱樓糞壤也鳥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鳥足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資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為鴉振翅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為食醱已下明有

情之物觸類而變皆為草腐蠹也此乃無情化有情猶朽夢之為胡蝶也腐蠹生羊羹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羹與不生葉之老竹比合而無情相交而生青掌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團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獮狻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腐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歿却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種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馬愈看愈好陸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蘆墳之衣則已成苔附土著岸者陸屯田野高處陵島車前草鬱樓糞壤鳥足之根為蜻蟻其葉為胡蝶之列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鴉振翅乾餘骨至鴉為腐蠹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復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羹草名草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青草

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齒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故為此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人為其愚弄看它不破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腐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似甚異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目不可偏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蓋

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醜字為句次九獸腐蠹次羊羹至青草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願輅黃輅替為久竹為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醱食醱生乎願輅願輅生乎黃輅黃輅生乎九獸九獸生乎替為替為生乎腐蠹腐蠹生乎羊羹羊羹比乎不羹久

竹生青寧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如衍
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
子註引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
山多獾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獾程是
獾之別名獾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為累憂苦多
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
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
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
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
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
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王女
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
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
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為至譽至
樂也已吹載鼓盆而歌獨體之管皆以人
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
共語哉中欽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
求已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
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亦

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
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化生而惡
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
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
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化大衍虛一不
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
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序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
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
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
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莫足為哉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
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莫足棄生莫
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
所無奈何者命未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
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
非我所利無為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